

## ABOUT THE AUTHOR



### **王進 / 男 (1979-)**

江蘇揚州人，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臺及海外傳承傳播協同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曾經擔任暨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副處長、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領事（一等秘書）。中國加拿大研究會理事，（中國）中外語言文化比較學會區域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著有《當代荷蘭文論家米克·巴爾的文化分析思想研究》《文化詩學的理論空間》等4部專著。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與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等10餘項。

# 加拿大華文作家陳河《天空之鏡》的 離散書寫及其時代意義

王 進

**摘 要：**加拿大華文作家陳河長期專注書寫當代華人新移民的異國生活經驗。其小說集《天空之鏡》收錄五個短篇故事，以華人行走文學的敘事形式，分別從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跨界視角對當地華僑華人的生活狀況展開文學創作。現階段的相關批評過多關注對單篇故事“天空之鏡”的文化闡釋，對小說集本身的“拼盤”敘事與離散書寫缺少探討。本文以陳河的離散書寫為中心，從離散生活的書寫形式揭示和考察“行走世界”的空間敘事，從離散範式的敘事話語闡釋僑居經驗的敘事空間，並從離散敘事的時代意義探討文化認同的敘事建構。

**關鍵字：**陳河 《天空之鏡》 華人行走文學 離散書寫 時代意義

## A Study of the Diasporic Writing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Writer Chen He's *Mirror of the Sky*

WANG Jin

**Abstract:** The Canadian Chinese Writer Chen He has been focusing on writing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immigrants' experiences of living in another country. His collection of stories *Mirror of Sky* compiles five short stories, applies the narrative form of overseas Chinese traveling literature, conducts literary writing on local overseas Chinese life from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of fiv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spectively. Current criticism focuses too much o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individual piece of story "Mirror of Sky", while neglects the "assorted cold dishes" style of narrative and its diasporic writing. This paper centers on Chen He's diasporic writing, examines its spatial narratives of "world travelling" from writing style of diasporic life, analyzes its narrative space of immigrant experience from narrative discourses of diasporic paradigms, and explores its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from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diasporic narration.

---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學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作用和影響研究”的階段成果，項目編號 24&ZD240。

【作者簡介】王進（1979-），江蘇揚州人，中山大學文學博士，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臺及海外傳承傳播協同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外國語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中華文化海外傳播。

**Key words:** Chen He, *Mirror of Sky*, Overseas Chinese Traveling Literature, Diasporic Writing,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加拿大華文作家陳河是活躍在中加文學交流領域的傑出代表，對當代華人新移民的生活經驗與心理情感充滿社會洞察力與文學同情心。他的小說集《天空之鏡》（2022年）收錄“天空之鏡”“丹河峽谷”“碉堡”“寒冬停電夜”“那燈塔的光芒”五個短篇故事，分別從五個國家/城市的跨界視角敘述和建構當地華僑華人的獨特經歷與情感世界。現有的評論意見各有側重：在敘事主題層面，劉豔認為“在海外移民生活題材較難出新的情況下能夠繼續書寫和回溯華人老移民的歷史和探察新移民當下異域生存中的困境與困惑，這無疑表現出跨地域生命書寫的新的生長點”<sup>[1]</sup>；在敘事主體層面，蔣述卓揭示“‘追尋’是這些小說的關鍵字，作者通過作品中不同人物的經歷展現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強調該作“展示出作者在多重文化語境中的人生思考和精神行旅”<sup>[2]</sup>；在敘事視角層面，申霞豔指出“小說以一位對革命別具情懷的遊客李的視角慢慢打開全球史的不同層次”，闡明“敘事從超越國族的人類立場出發，以全球視野來重新思考中華民族的精神、情感，思考不同民族的共通性以及中華文明的獨特性”<sup>[3]</sup>；在敘事價值層面，楊慶祥主張“陳河借此書寫了中國人曾經的顛沛離散史”，認為“這篇作品尤其具有世界眼光，參與而不是隔絕、開放而不是內卷，才是中國人和中國故事的應有之道”。<sup>[4]</sup>相關研究過於集中在對單篇故事“天空之鏡”的文化解讀，反而遮蔽了小說集本身的“拼盤”敘事與離散書寫。針對這部小說集的敘事結構及其空間意義，本文以陳河的離散書寫為中心，從離散生活的書寫形式揭示和考察“行走世界”的空間敘事、從離散範式的敘事話語闡釋和分析僑居經驗的敘事空間，從離散敘事的時代意義總結和探討文化認同的敘事建構，並在此基礎上反思新時代海外華文文學離散書寫的理論化、當代化與實踐化問題。

## 一、“行走世界”：離散經驗的書寫形式

從小說集《天空之鏡》的文學形式來看，陳河的平行敘事具體表現為“天空之鏡”“丹河峽谷”“碉堡”“寒冬停電夜”“那燈塔的光芒”五個故事的敘事話語，其離散書寫則分別對應玻利維亞、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阿爾巴尼亞、加拿大多倫多和中國溫州等不同空間的敘事建構。從作家本人的移民經歷來看，陳河早年在阿爾巴尼亞從事藥品生意，後長期旅居加拿大多倫多，並頻繁行走於世界五洲各地，他的旅居經驗與空間意識顯然已經延伸到對不同地區華僑華人生活經驗的敘事建構。圍繞當代移民的旅行書寫及其敘事範式，蔣述卓先生提出“華人

行走文學”的批評範式，認為“華人行走文學是華人走向世界後出現的文學與文化現象”，闡明其文化功能具體表現為“故鄉回望與眷念的民族情結”“地域文化血脈的精神呈現”“面向世界的跨域比較”“審美教育與文化知識傳播”等四個方面的審美內容。<sup>[5]</sup>從“華人行走文學”的分析視角來看，《天空之鏡》在敘事形式維度上表現為五個不同城市空間的文學想像及其文化經驗，在敘事話語維度上則呈現出在不同旅居空間之間的主體闡釋及其文化意識。現有的研究論述大多圍繞首篇故事“天空之鏡”中南美華僑華人艱苦奮鬥史的民族情結與當代闡釋，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關注到小說集本身五個故事及其不同空間書寫形成的平行敘事，特別是五個城市空間的離散書寫在形式與內容兩個層面的敘事話語及其文化意涵。五個短篇故事在故事層面分別講述當代華人移民圍繞不同文化空間的平行敘事，但是在話語層面呈現出的則是“華人行走文學”針對不同散居經驗的“拼盤”敘事。換句話說，始終貫穿五個短篇故事的乃是“行走文學”的敘事形式，以及“文化功能”的敘事話語。

在離散生活的書寫形式層面，五個短篇故事作為“行走文學”呈現出不同文學主體的旅居經歷及其空間敘事。楊曉文指出，陳河的阿爾巴尼亞情結追溯到發表在《收穫》雜誌 2007 年秋冬卷專號上的《致命的遠行》，即“一個跨越亞、歐、非三大洲的、以中國人為主人公的國際故事”。<sup>[6]</sup>這種“世界行者”的空間書寫，往往採用的是“行走文學”的敘事形式，表現為“世界主義”的文學意識，呈現出“國際故事”的跨界話語。“天空之鏡”圍繞旅加作家老李前往玻利維亞探尋拉美革命者切·格瓦拉的朝聖之旅，為弄清楚其追隨者“奇諾”的秘魯華裔身份，實地探查南美華僑華人百年艱辛奮鬥史，並在對華工歷史的文學想象中深刻感受當代中國跨國工人在異國他鄉的艱難創業史；“丹河峽谷”聚焦上海新移民李先生夫婦轉戰溫哥華和多倫多的失敗創業經歷，延伸談及國內高知奚百嶺博士四處碰壁而最終自殺的悲慘故事；“碉堡”講述了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的溫州人阿禮在阿爾巴尼亞的務工經歷、與當地吉普賽女孩的失敗婚姻、與當地華僑華人商人的掙扎生活，以及被阿爾巴尼亞當地人排斥的痛苦遭遇；“寒冬停電夜”呈現的是多倫多華人新移民斯蒂芬在白人鄰居泰勒夫人和中國臺灣同胞鄰居戴姐之間的社區交往故事，特別是圍繞戴姐兒子阿強無證砍樹的文化衝突；“那燈塔的光芒”敘述的是旅居倫敦的溫州人 A 回國參加同學會、深感物是人非的傷感故事，充滿對過去青蔥歲月的懷舊情緒和對青澀記憶的創傷情節。五個短篇故事作為“國際故事”的書寫形式及其鬆散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的是在不同地域空間的離散生活及其“拼盤”敘事。或許，正如劉豔指出，這部小說集取名《天空之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賦予了小說一種跨越時空的、照耀歷史的、既是一

瞬又是永恆的等等的較為虛幻的生命感受與人生際遇”。<sup>[7]114</sup>

在離散經驗的書寫話語層面，小說集作為“行走文學”的“文化功能”具體表現為不同跨國形式的身份意識和各種散居形態的生活經驗，以及對異國他鄉及其空間意識的文化感知與敘事話語。張棟輝直接將陳河的空間書寫歸結為“漫遊主題”，認為“陳河筆下的主人公更多是跨越了國別、種族的局限，同時他也極力以一種更加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審視所熟悉的故國人生和異域移民，試圖在他們之間架起一座可以溝通的橋樑”：在跨界書寫層面上，“延續了新移民作家筆下對異域生活的描摹和對原鄉生活的追憶”；在文化心理層面上，“以獨特的視野對新移民生活中的生命追尋與精神堅守進行了重新解讀”。<sup>[8]</sup>“天空之鏡”聚焦的是對百年南美華僑華人滄桑史與當代中國跨國工人奮鬥史的時空對話與文學想象，以及在回望故土與落葉归根之間的身份抉擇及其民族情結；“丹河峽谷”“碉堡”“寒冬停電夜”分別敘述的是不同移民個體在加拿大和阿爾巴尼亞的失敗創業（打工）經歷，主人公或是堅韌不拔的底層勞工、或是隨遇而安的高知階層，均是對當代中國新移民群體跨界生存與發展經驗的精神呈現，以及面對各種形態文化衝突的中國本位意識及其文化認同情結；“那燈塔的光芒”則講述了新移民群體普遍具有的旅居國外卻始終眷念故鄉的民族情結，更多體現出他們對以往故土生活的創傷心理與懷舊情緒，以及對不同國家（城市）空間生活經驗的跨界比較及其文化認同。五個短篇故事分別圍繞旅居不同城市場域的散居經歷及其空間敘事，和盤托出的則是在中西方文化之間的身份經驗及其敘事空間。申霞豔針對“天空之鏡”的敘事方式挑明：“敘事為我們同時打開了兩扇門：一扇是李在玻利維亞真實的旅行之門；一扇是幽深的歷史之門，這兩扇門就像酒店的旋轉門一樣不斷切換”。<sup>[3]</sup>這種“旋轉門不斷切換”的敘事形式，聚焦呈現五個短篇故事共同編織的“行走世界”及其空間敘事，以及由不同散居經驗構成的“文化功能”及其敘事空間。

## 二、僑居經驗：離散話語的敘事結構

陳河小說集對不同城市生活的移民書寫，在形式上體現為離散話語的敘事結構，在內容上呈現出僑居經驗的“拼盤”敘事。他本人在《天空之鏡》創作訪談中坦言，“我更想在這篇小說裏達到一種寫作目的，就是詹姆斯·喬伊斯在《都柏林人》裏面最後的《死者》那篇小說所表達的，我是想寫出那種效果的。通過一個不斷變化的故事，最後歸結到對這個死者的一種追念，也是對自己逝去的青春的一種懷念”。<sup>[7]113</sup>在其時空維度上，陳河展開對跨地域僑居經驗的敘事建構，以及對跨文化離散話語的敘事反思。借小說中作家老李的敘事話語，陳河表明

“切·格瓦拉是博爾赫斯筆下的一個在交錯時間小徑中行走的刀手，是一個文學的想象”，強調“他追尋格瓦拉，某種程度上是在追尋自己內心深處的一個影子。這個影子深埋在意識的深層，他無法接觸到。但如同聲納的原理，他把心力專心到格瓦拉的事蹟時，能隱隱約約感覺到內心那個影子的回聲”。<sup>[9]5</sup>對南美跨國革命者格瓦拉與華裔奇諾的追根探源，既是在南美華工苦力與當代跨國工人之間的歷史對話，也是自身作為中國新移民面對跨地域和跨文化生活經歷的文學想象及其敘事空間。五個短篇故事的文學主題各有不同，在整體上卻是圍繞華人移民在不同時空的僑居經驗及其散居話語：“天空之鏡”講述跨國務工群體在南美國家的生活經驗及其歷史反思；“丹河峽谷”圍繞高知群體新移民在加拿大的不同生存經驗與人生境遇；“碉堡”描寫跨國商人新移民在阿爾巴尼亞的跨國婚姻與家庭變故；“寒冬停電夜”針對多倫多中產階級華人面對當地白人鄰居與中國臺灣新移民之間的文化衝突與民族情結；“那燈塔的光芒”更多講述的是旅居倫敦的溫州新移民在居住國與祖籍國之間的懷舊情緒和文化認同。從離散話語的敘事結構來看，小說集之所以取名“天空之鏡”，更多的是突出圍繞不同形態的僑居經驗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文化隱喻與敘事話語。

在離散話語的時間維度上，小說集圍繞散居主體在跨地域城市空間的僑居經驗，呈現的是不同敘事者在歷史境遇與當代經驗之間的對話意識。針對跨界生活的時間呈現，陳河在文章《時間是層厚玻璃》中談到，“這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好像身處一個時間的迷宮，各種時間的人物在同時活動。這些不同的人好像又都是同時存在的，沒有一個時間前後。在這樣一種思考狀態下，我覺得他們是同時的，甚至時間的前後都可以置換”。<sup>[10]12</sup>無論《天空之鏡》中的敘事者身處何種城市空間，對當地華人先僑的文學想象或歷史致敬，始終顯現於其跨界生活敘事與散居話語。在“天空之鏡”中，老李最感興趣的是在南美百年華工奮鬥史與當代跨國工人建設史之間的歷史對話及其文化隱喻，坦言“我發現自己進入了歷史的現場，或者說時光輪轉中”，強調“更有意義的事情是我發現在當前，在中國苦力販賣到秘魯一百年多年之後，中國人再次大批進入了南美洲，也是在挖礦修路。這裏面究竟存在著一種什麼關係？”；<sup>[9]5</sup>在“丹河峽谷”中，生活在加拿大的商業移民李先生、技術移民奚百嶺、留學生宋雨，共同遭受的是與百年前華人先僑們相似的艱難處境，然而不同的是，溫哥華的華人老兵曾經是為了加拿大國籍等政治權利而參軍，李先生和宋雨主動加入加拿大軍隊是為了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同等待遇。為此，杜未未從“時間的空間化”談到陳河小說中“世界視野的空間建構路徑”，認為“陳河的文學版圖可以視為一個由空間位移貫穿起的敘事體系”，闡明“以自我的世界性體驗，將之重新縫補為世

界華文文學的整體敘事”。<sup>[11]</sup><sup>170</sup>“時間維度”，或者說是不同的歷史意識，大致構成陳河小說集移民書寫的敘事主軸。借用“天空之鏡”中的話來說，對當地華僑華人歷史的回望和想象，“在兩個歷史現象的中間，好像是茫茫夜海中閃著微光的一個燈塔”，或者“恰似一種神跡，賦予這一段歷史以形而上學的光芒和啟示”。<sup>[9]</sup><sup>83</sup>

在離散話語的空間維度，小說集聚焦移民主體面對不同空間文化的生存意識和生活態度，呈現的則是認知發展和情感認同兩種模式的敘事話語。針對跨界生活的空間呈現，張娟認為“海外華人寫作不僅逐步跨越‘傷痕’‘離散’寫作，進入到身份自覺、敘事自覺的時代，更有可能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憑藉他們在國際文化語境中形成的寬廣視野，經過中西方文化碰撞，重新構思‘中國故事’，審視‘中國經驗’”。<sup>[12]</sup>當代新移民在祖籍國、不同定居國和旅居地之間的生活空間，自然形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國際文化語境，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們的空間意識與身份觀念。在“丹河峽谷”中，高知技術移民奚百嶺，懷才不遇且無法融入當地文化，在多倫多從事油漆工零散工作，終日沉溺在與過去國內生活的輝煌歷史的比較當中，最終在回國就業無望、遭遇各種求職失敗和生活慘境之後跳橋自殺；在“寒冬停電夜”，加拿大華人斯蒂芬高興的是“這些年來，從亞洲來的移民紛紛買下這條街的房子”，卻又隱憂“住在這裏的白人隱隱感到了喧囂和不安，陸陸續續賣掉了房子搬到北邊安靜的地方去住”，<sup>[9]</sup><sup>291</sup>在面對白人泰勒夫人和中國臺灣同胞戴姐兩位鄰居因砍樹造成的文化衝突，更多表露出的是對不同社區居住空間的身份意識，以及在中西方文化認同的矛盾心理；在“碉堡”中，在阿爾巴尼亞遭遇婚姻變故的阿禮，始終無法忘懷自己躲避當地員警追蹤棲息山上碉堡的流亡生活，以至於回到浙江義烏從事國際貿易發跡之後，始終牽掛阿國的妻子和兒子，甚至在當地山上複製重修同款的碉堡居住生活，以此提醒自己的跨國生活經歷，寄託對阿國妻子和兒子的思念之情。對此，正如陳慶妃指出，“涉及‘金山-僑鄉’故事，她們在寫作倫理上則更多表現出對於海外華人的歷史公平和現實權益問題的訴求”。<sup>[13]</sup>在“金山”（旅居國）與“僑鄉”（祖籍國）之間，作為文化語境的空間維度，基本構成陳河《天空之鏡》散居話語的敘事主線。“錯把他鄉當故鄉”也好，“已把故鄉當他鄉”也罷，均是離散話語對不同文化語境的空間想象和敘事建構。

### 三、文化認同：離散敘事的時代意義

針對離散概念的理論旅行，顏敏認為“離散一詞在華文文學研究界的運用形式日趨多樣，指涉範圍不斷拓展”：在研究對象層面，“用以描述華人散居、流亡、放逐的生存狀況”；在文

學主題層面，“有關故園與異鄉，此地與彼地，異國與家國等二元關係的創作題材”，在理論方法層面，“指代與聚合相對的具體創作手法，也可以命名一種強調身份意識的詩學話語”。<sup>[14]</sup>深受西方後殖民文學批評思潮影響的離散書寫，明顯呈現出文化錯位與身份消解的認同危機，與此不同的是陳河等中國新移民作家的離散敘事，更加關注在散居經驗與身份重構之間的文化認同。“行走文學”也好，“離散文學”也罷，不足以充分描述中國新移民的散居經驗：在時間維度，他們區別於唐人街的老移民群體，不再過多關注對母國僑鄉的望鄉敘事，不再執著於華人先僑們的屈辱和抗爭歷史；在空間維度，他們同樣有別於當地新生代華裔，不是片面沉溺對當地文化的成長敘事，也不過度渲染雙重身份的雜糅文化。在陳河小說離散敘事中，行走世界各地的中國新移民，不再為中國文化身份在異國他鄉感到拘束，反而刻意提供一種基於自身獨特身份視角的新型文化敘事，他們不再回避自身在中西方文化之間的雙重身份，在“他鄉”的駐在國沒有感覺到客居情結，在思維和情感也從未遠離“故鄉”祖籍國的文化意識，而是努力發揮散居優勢講好自身作為中國新移民的新時代故事。中國主題始終作為散居敘事的絕對視域，串聯起歷史意識的敘事軸與空間觀念的敘事線。正如陳河闡明“以天空之鏡作為背景，把19世紀50年代的華工，20世紀90年代奇諾等革命者，還有21世紀初世界上到處擴展的中國人，這三個時代，看他們就像看夜空中的星星，雖然有遠有近，但是我們看起來可能也只是亮度不同，不知道它們的距離，也感覺不到距離”。<sup>[10]12</sup>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情結，顯然已經超越不同散居經驗的時空距離，更加凸顯的是當代中國新移民離散敘事的新時代意義。

當代中國積極融入世界和走向中心的發展進程，是中國新移民行走世界與進行文藝創作的時代背景。正如在“天空之鏡”中，中建三局玻利維亞項目經理老楊坦言“我們必須走出去”：其一是走進世界，“歐洲國家幾百年前就出來了，美國也是這樣。現在輪到我們發展了，我們必須放到外邊去闖蕩”；其二是立足當地，“你必須善待你所在的這塊土地和居民，才可能被他們接受”。<sup>[9]53</sup>陳河的新移民文學創作，在散居經驗、敘事話語和文化認同等方面，均呈現明顯區別於中西方傳統離散書寫的當代價值與時代精神。圍繞新時代文學創作的價值維度，蔣述卓先生主張“在重新整合不同的文化精神資源的問題上，文學創作者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體表現為“從歷史的、時代的精神中重新構造出新的感性意象，呈現人民創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維度中表達新的中國經驗，在空間和時間層面實現廣泛而普遍的審美效應”。<sup>[15]</sup>《天空之鏡》的離散書寫，更加突出三個方面的新時代意義：在離散內容的當代化方面，更為聚焦中國新移民在世界性維度中的新型散

居生活及其文化自信；在離散話語的理論化方面，更為關注“華人行走文學”在全球化維度中的全新世界意識與中國經驗；在離散理論的實踐化方面，更為強調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華人命運共同體精神及其審美呈現。正如杜未未認為“陳河以移民經歷和行走於世界各地的體驗，形成兼具認知廣度與自我特色的世界視野”，提出“在世界整體格局的參照下，將海外華文文學所講述的‘中國人的故事’轉變為對‘中國的故事’的探討”。<sup>[11]</sup><sup>176</sup>應該說，針對陳河等當代中國新移民作家離散書寫的文化研究，必須立足對“中國人的行走故事”“中國人的故事”“中國的故事”的敘事建構，創新性地延伸到“中國（文化）的認同故事”“華人命運共同體精神”的敘事轉向，並在此基礎上推進新時代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當代化、理論化和實踐化轉型。

### 【參考文獻】

- [1]劉豔.新移民題材書寫再出新篇章(下篇)-對陳河最新小說集《天空之鏡》的訪談[J].華文文學,2023(3):117-121.
- [2]蔣述卓.追尋與抵抗:多重文化語境中的精神行旅-評陳河的《天空之鏡》[J].中文學刊,2022(4):7-10.
- [3]申霞豔.追尋“革命”的旅行與全球化的漸次打開-陳河的《天空之鏡》[N].文藝報,2022-5-27.
- [4]楊慶祥.第七名:陳河《天空之鏡》上榜評語,《2020 收穫文學榜公佈榜單》[N].2020-12-29.轉引自中國作家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GB/n1/2020/1229/c403994-31982307.html>
- [5]蔣述卓.華文行走文學的文化功能[J].華文文學,2009(5):15-19.
- [6]楊曉文.陳河論[J].華文文學,2013(6):99.
- [7]劉豔.新移民題材書寫再出新篇章-對陳河最新小說集《天空之鏡》的訪談(上篇)[J].華文文學,2023(1):114-119.
- [8]張棟輝.異域與原鄉中的生命追尋與精神堅守-論陳河的漫遊小說[J].名作欣賞,2020(9):27.
- [9]陳河.天空之鏡[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 [10]陳河.時間是層厚玻璃[J].華文文學,2023(1).
- [11]杜未未.阿爾巴尼亞情結·異托邦·時間的空間化-陳河小說中世界視野的空間建構路徑[J].文藝爭鳴,2023(4).
- [12]張娟.海外華人如何書寫“中國故事”[J].文學評論,2019(1):94.
- [13]陳慶妃.“僑鄉”文學敘事及其寫作倫理[J].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20(1):94-101.
- [14]顏敏.“離散”在華文(人)文學研究中的旅行[J].華文文學,2021(1):50-63.
- [15]蔣述卓、李石.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生成[J].中國社會科學,2021(2):82-101.